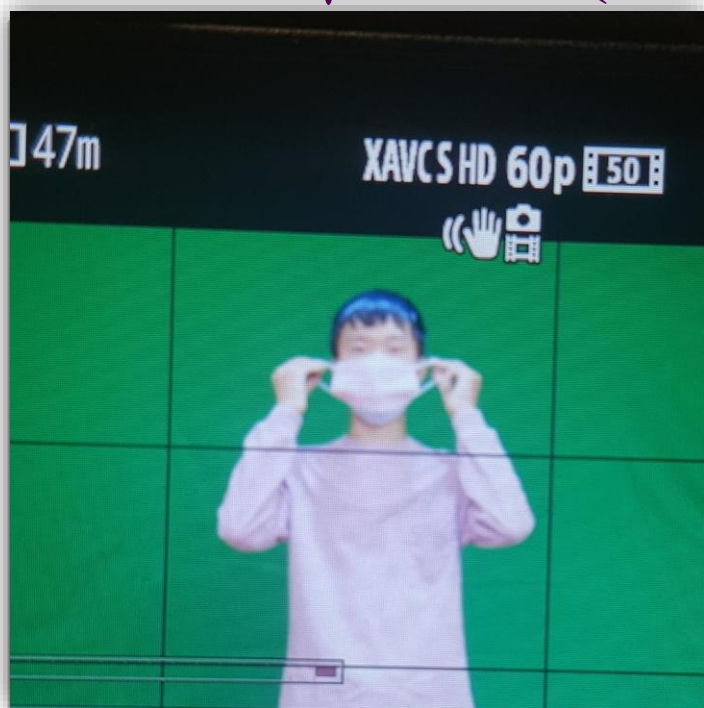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(112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李柏欣

就讀系別：牙醫學系一年級

得獎作品：失落兼論聖嬰現象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主辦單位及評審的寬容。

失落兼論聖嬰現象

牙醫學系一年級 李柏欣

浮現的畫面是一整片紫色的原野。那個無端被反覆反覆想著的陸塊，從地圖上我們指認出局部的名字：阿他加馬沙漠，明亮細碎的音節像是幾乎不降下的雨，還有長年凌空的，乾早的太陽。

聖嬰現象，沙漠開滿了花，年末夾道綻放的花，它們迅速萌發迎接的王，「半夜裡，有人喧嚷：『看哪，你們出來迎接他……』」

（你在轉角，晚上九點半，車倏忽閃過打亮你削過的頭髮，從遠處看到你清晰的輪廓，有什麼東西落拍，空氣就靜止。）

就靜止，環流減弱，不夠帶動赤道洋流，東太平洋溫暖的海水持續累積，蒸發成雲，原地累積，下了雨。

（期盼的作用，人原地靜止、柔軟而潮濕，年末，聖嬰降臨，使人相信。）

常年沙漠外海，南美洲西岸湧升寒涼的水，形成漁場，冷水無從蒸發，都鎖在海上，背信風，水氣難以致雨，沙漠自此形成，藍天常年盤踞。沙漠裡的人搭起網子，捕捉吹過的霧氣，除此幾乎沒有雲，人在沙漠裡架設巨大的望遠鏡排成陣列。

（我自暗巷裡來，涉過地面散落的樹葉，久未有任何事發生，維持不動的時間，像抱著一盆冷冷的海水。夜裡百無聊賴的人研究他所有的黑，背下整張星圖，沒有神話賦予其意義。夜裡的人缺乏標記時間的點，為了維繫時間不致散落，收集霧氣，捕風捉影。）

久未發生。寫在沙漠裡的壁畫隨著乾早被遺忘，像寫進沙漠身體裡的基因密碼被纏繞、封藏。

沙漠氣候，連年乾旱製造出它自己的秩序。烈日升落，微生物暗處聚集，以礦物為食，分解，岩石風化，原地崩解成碎塊，隨風形成沙丘，隨風默默移動。

（我自暗巷裡來。）

然後聖嬰現象降臨。東南亞澳洲嚴峻乾旱，南美暴雨成災，湧升流減少，魚群消失，海鳥落下。機制未明，沒有固定週期，無從計算頻率。

（你出現。轉角，路口象徵的機運，高速行駛的生和死亡，機率使然的時刻將你照亮。路口的光將你的影子打在地面畫出旋轉的軌跡，水汽蒸發，分子混亂撞擊，雲籠罩，氣象失常。）

「全世界最乾燥的地區之一、一夜間降下了七年的雨量、有人不幸喪生、毀滅性的暴風雨、數以百萬計的一年生種子發芽。」

（你的驟臨，萬物就要一瞬間重新生滅，雲聚集降雨然後消失，瞬間氾濫的水漫過砂礫，縮時影像草木抽長，花用力展開，大塊潑翻的顏色，瞬間擦去，又潑翻，填上新的。）

沙漠裡的花它們匆匆預備好迎接的王，時序混亂，現象失真，順視線和空間的扭曲歪斜。被子植物鋪展開成紫色的原野，打亂季節性遷徙的蝴蝶，使其駐足停滯；使人慕名而來，在顏色之間流連，乾旱暴雨眾生滅間迷眩。

（水漫過遺棄的壁畫，聖嬰降臨，夜裡的人被路口的光驚醒他必須迅速寫好讚詞必

須頓時想起遺忘的語言。)長年沙漠裡所有風化的礦物，和上水調成他最早學會使用的顏色，加上剛剛萌發的植物，以一種洪流的方式填滿，砍下枝葉，鋪在聖殿門前的地上，夜裡的人看見光，經年乾旱裡的人殷殷期盼的王。)

等待的人不斷開出花，像種子無法阻止發芽，水瓦解使其休眠的外殼，將其喚醒，抽長它的莖，像無法不相信雨會一直延續。水使貧瘠的人變得劇烈，使人想停止遷徙，躺下，重新運行，隨新的洋流，新的引力。

(你在轉角，一定正前往我要去的站牌，正要搭上同一班車。許多的可能分岔延伸，想像的末梢結出果實，每一個可能在其中推衍著。)

演化的藍圖鋪展開來，植物迎著陽光揮舞的莖其上閃爍的細毛，寫在基因裡的，繁衍的本能被喚醒，分化出各目各屬種的花。演化的藍圖，其上繁複的基因樹，枝葉間秘密藏匿佔領原野的計劃，一種偏執，一種激進的相信，水可以長存，雨可以一直下。時間的尺度無止境地拉向遠方，幾種基因的變異寫著幾種妄想：雨可以一直下。

(小步跑向站牌，混入陰影裡的人群，凝視人行道另一端。不斷塗改表情，腦海不斷演算。查時刻表，倒數車來的時間，繼續望向人行道裡的黑，開始焦急。逐一檢查周圍面貌模糊的人，不是，不是你。公車刺眼的紅色號碼命定般從黑暗裡浮現，人一擁而上，我的眼神從人群裡逆向而行，遍尋不著你。)

太陽到達天頂蒸發水氣，花瓣擴張開來，萼片向後翻轉，雄雌蕊揮舞，化學訊號

散逸，花瓣上寫滿狡黠的指標與圖形，對齊昆蟲複眼的波段。植物的基因裡寫滿算計，烈日之下歇斯底里地招引，找尋，招引。

烈日慢慢迫近。

氣溫上升，植物氣孔關閉，光合作用停止進行。養分供應斷絕，花期還在繼續，繁殖的本能那雙烙紅的熱鐵鞋，整場花季整場癡狂的，騎虎難下的舞蹈，衰竭在飽和的顏色裡。

(上車。電動門關閉。皮椅嘲諷的紅色，車上的日光燈，燈光下仍然灰暗的人影。座位空在一旁，我懷著一盆溫暖的海水，溫暖得幾乎滾燙的海水，不斷冒出雲落下成雨，車上的冷氣越催越烈。)

雨沒有繼續。

(公車移動，窗戶隱隱映出自己的影子，失落從冷冷的空氣中憑空浮現。畫面是一片紫色的原野，阿他加馬沙漠，那個反覆降臨又無端消失的現象，被夜裡的人命名做聖嬰，那聖嬰名叫失落，以一片紫色的原野現形，以一片生來等待死亡的狂熱現形。)

陽光曬乾地面，風再度帶動一擁而上的沙塵，植物在重新統治沙漠的乾旱中被風乾，落盡葉片，仍然試圖保住頂端那朵，用以繁衍的花。沙淹沒所有貪婪的基因，所有意圖延續的算計最後算回自己的荒謬裡。想像的末梢各自演練的幻想摔落地面，透明的殼碎裂，捏造出的人偶還難為情地抽動著。失落它難為情的形狀，期盼的人柔軟潮濕，期盼的人他揚棄理性的相信——失落它自作多情的形狀。

(連年我自己的秩序，我與自己相安無事的貧瘠，稀薄的人影，少得恰如其分的事件，然後水漫過，重塑地景，毀壞商家民

宅。地面發生幾百種的植物，人聚集，蝴蝶與蜂交錯穿梭，沙漠裡的人托付所有希望的雨水就此停歇，成為綠洲的幻想最後付諸一座蜃樓。)

南半球水溫的震盪回覆正常。環流重現，西太平洋暖池回歸，南美外海冷水從深處湧現，常年，鎖住所有可能的雨水。沙丘隨風移動，為所有殘骸滅跡，留下一些劣根性般的種子，暫且忽略。

生物學家回到降雨時形成的潟湖，發現微生物大量滅絕，暴雨大量降下的水灌進微生物的細胞，滲透壓使其腫脹，破裂，古老的物種就此消失不見。年末聖嬰降臨，殫盡地上生靈的氣息，南美洲，金山銀山之地為其鋪張各式變調的慶典，幾天幾夜不間斷的舞和音樂，大塊恣肆的顏色指向人詭詐的本能：慾望。微生物的死亡交換植物生長，交換那些花，植物用以生殖的花，植物最後死亡。

「不如沒發生過。」夜裡的人被運回夜裡。克制地紀念聖嬰，無端一片紫色的原野，一切始於機率